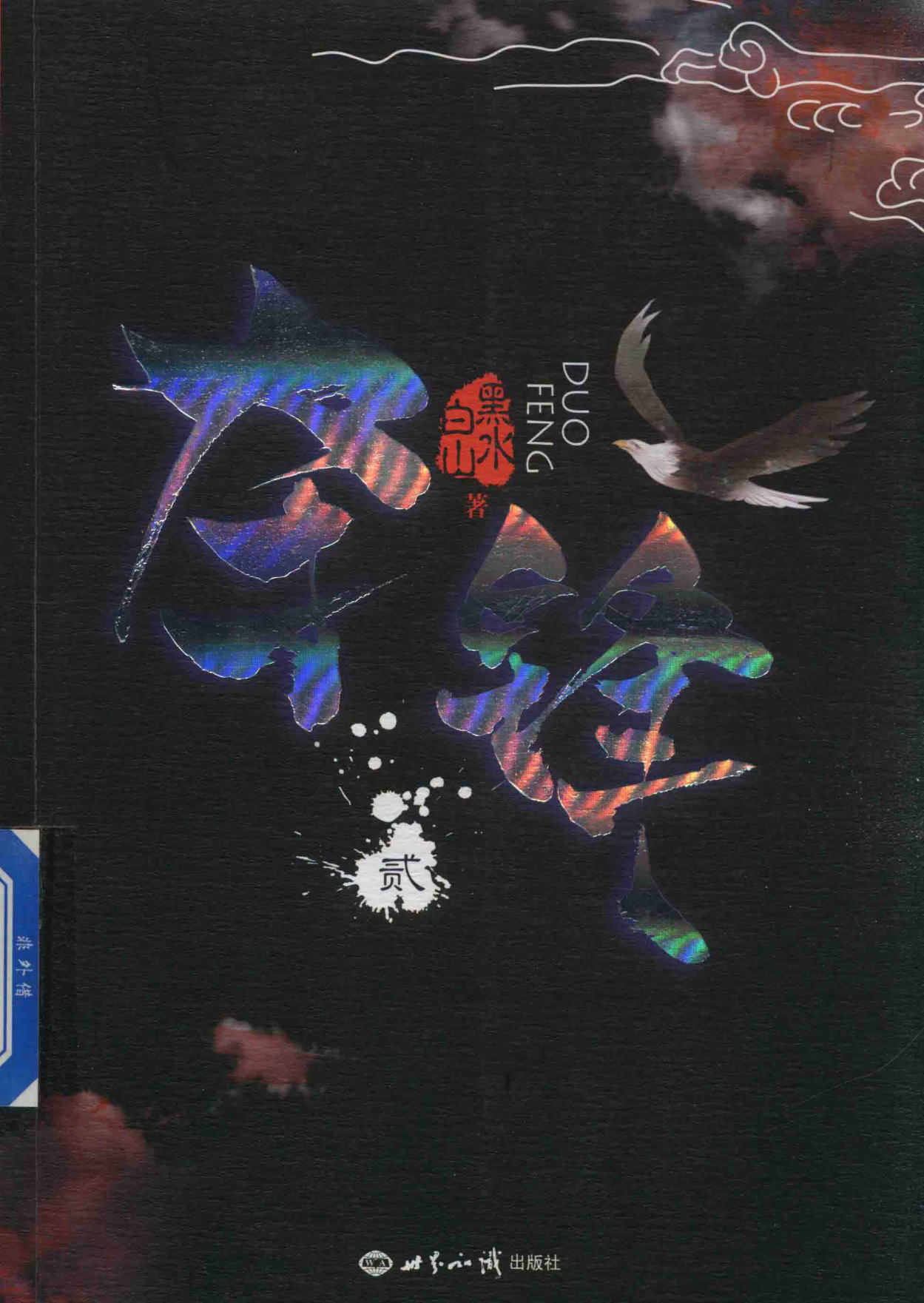




DUO
FENG

黑水
白山

著

贰

张外信

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存逢

貳

黑水
白山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夺锋.2 / 黑水白山著. —北京: 世界知识出版社,
2017.12

ISBN 978-7-5012-5671-6

I. ①夺… II. ①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01724 号

责任编辑
责任编辑
责任编辑

余 岚 刘 喆
赵 玥
张 琨

出品人 / 监制
总 策 划
封 面 题 字
海 报 绘 制
插 图 绘 制
装 帧 设 计

赵 雷
紫 总 小懒菌
邪 少 (304 文化)
椰 biubiu
槿 木
周艳芳

书 名
作 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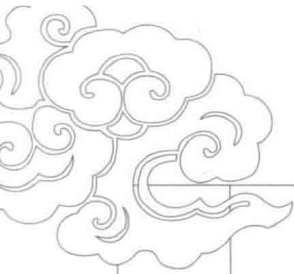
夺锋.2
Duofeng.2
黑水白山

出版发行
地 址 邮 编
网 址
销 售 电 话
经 销
印 刷
开 本 印 张
字 数
版 次 印 次
标 准 书 号
定 价

世界知识出版社
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(100010)
www.ishizhi.cn
010-65265923 010-57735442
新华书店
北京嘉业印刷厂
710×1000 毫米 1/16 17 印张
401 千字
2018 年 3 月第一版 2018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ISBN 978-7-5012-5671-6
3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(如有任何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联系 010-57735441 调换)



拾玖·平谷风波	001
贰拾·人间多事	015
贰拾壹·绝境危机	032
贰拾贰·正邪殊途	044
贰拾叁·孰是孰非	062
贰拾肆·细说当丰	079
贰拾伍·以身为桥	093
贰拾陆·月色迷踪	110
贰拾柒·分道扬镳	130

目 录

贰拾捌·螳螂捕蝉	149
贰拾玖·同陷囹圄	164
叁拾·摄魂之术	180
叁拾壹·凭虚御风	196
叁拾贰·化作劫灰	212
叁拾叁·往事如昨	228
叁拾肆·江山有份	246
番外·梦	263



拾玖·平谷风波

飞锋的视线从他身后移回来，与他对视微笑，细小的冰晶在他们的视线中缓缓地舞动，又很快轻轻地消失，偶尔有几粒小冰屑粘在发丝和睫毛上，闪烁着微弱的水光。

沈夺先笑起来，虽然依旧是嘲笑，但语气缓和不少道：“冷冷的，没什么意思，你怎么喜欢这些东西？”

飞锋低低地笑起来，目光投向远处，沈夺的目光随着他，两人一起看着那纷纷下落的柔白，在阴沉沉的天空下，随着风势慢慢飘洒。片刻，飞锋才慢慢道：“这不是雪。”

沈夺微感讶异，扭头看他。飞锋伸出手去接那空中的小冰屑，冰屑细小如尘，颜色洁白，落到他手中便微微弹跳起来，很有些俏皮的意思。

飞锋举起手掌给沈夺看，对他微微一笑道：“这是小冰雹。”看沈夺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手掌，不由又是一笑，声音放柔，道：“又叫霰，我在血衣派的时候，还听他们叫它冰丸。要在山峰的极高处，才会偶尔出现这样的霰雪。”

沈夺点点头，抬眼四面去看那景色，慢慢道：“原来不是雪。”

飞锋感慨道：“是啊，真正的大雪可美得多了。雪花要大，无边无际地飘下来，若是站在高处去看，便像这天地之间只有你一个人似的……”他一边说一边去看沈夺的神色，见他眺望远方群峰，露出些微的向往神色，不由便道：“你若想看，将来……”

他说到“将来”二字，便是一怔，心中想道，他若仍是要执掌魔教，我必不能跟随，还有什么“将来”？这样一想，竟然不知要怎样说下去。

沈夺本是看着远方，听了他这半句话，竟微微笑起来，扭头看着飞锋，豪气道：“你果真喜欢这些东西，将来……我便把燕子楼搬到北方来，也没什么。”

他言语快慰，似乎没有意识到飞锋为何突然沉默，待到自己说到“将来”二字，才明白过来似的。他注目看着飞锋，唇边笑意依旧，眼神中却多了些审慎的意思。

飞锋没有说话，沈夺看着他，唇边笑意也慢慢消失，慢慢问道：“你听到我说的了，我要和你一起看雪，你怎么不高兴？”

冷风带着冰粒从二人中间穿过，却不复刚才的融洽，飞锋见他眼神幽暗，表情慢慢变冷，便知道他十分失望，可此时此刻，自己心中又何尝痛快？

他诚恳道：“你若执掌魔教，多行不义，就算我仍然把你……当朋友，又怎么高兴得起来？沈夺，如果你是个好人，该有……”

沈夺凤眸睁大，怒视他良久，忽然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只道你失了武功，所以恨我，还想

着……原来在你心中，我是十恶不赦的人？”他声调极为寒冷，厉声道：“你跑来跟随我，又算什么？舍身饲虎吗？！”

飞锋知道自己这句话说出，一定会触怒沈夺，不料他的怒气竟到这地步，声音冰冷锋利，带着滔天的杀意，说到“舍身饲虎”，简直一字一顿，愤怒之中，竟是难掩的伤心。

飞锋心中大震，再要解释，已经被沈夺一指点住穴位，全身麻木，不能动弹，脸上也僵硬起来，无法成言。

沈夺将他一推，推靠在崖壁上，自己在树干上站起身来，背对着飞锋站了片刻，似乎是在稳定情绪。

风渐渐大起来，飞锋全身冰冷，眼睛紧紧盯着沈夺的背影，只觉得这人虽然近在咫尺，却又像是永远无法触及。

片刻，他才听沈夺淡淡开口，道：“十三。”

空中一声尖利的鹰啸，疾冲下来一只矫健的黑色大鹰，它扇动翅膀，悬停在二人上方三四丈处，便如一朵黑云。

与此同时，一道身影从崖上跃下，脚尖极为轻盈地在鹰背上一站，转变方向，又轻轻落在树干尽头。

树干被飞锋震断，剩下的部分并不长，此人无法下跪，便深深低着头，恭敬道：“属下参见主人。”

沈夺嗯了一声，吩咐道：“带我上去。”

十三答了一声“是”，俯身将沈夺负在背上，足尖在树干上一踏，已经飘然起身，在那大鹰背上又是一点，借力而上，须臾便消失在崖顶上。

飞锋在霰雪中坐着，心中先是惊疑，又变作悲伤，想道，这能驭鹰的水卫一唤即到，自然是早在崖顶等候，沈夺之前没有让他现身，显然是想和自己一起看一会儿雪景，却不料他们再次谈僵。

他正想着，眼前却被阴影遮住，睁眼看时，只见一个身穿兽皮衣服的青年正冷冷地看过来，看那身形服饰，正是水卫十三。之前他和飞锋之间隔着沈夺，又深深低着头，飞锋看不到他的相貌，现在看去，竟是一副异族长相，鼻梁高耸，深深的眼窝之中，瞳色竟隐隐发蓝。

十三用蓝色的眼睛凌厉地看他一眼，伸手便提起他的衣领，顿足而起，再次借着鹰背的助力纵跃上了崖顶。

沈夺和阿十已经站在这里等着他们了。阿十的手上已经缠了厚厚的白布，见十三登上崖顶，便走过来，在十三的帮助下将飞锋背到背上；十三便走到沈夺身边，负起沈夺。在这过程之中，二人一句话也没说，显然早就得到吩咐。

此时霰雪已经稠密起来，几丈之外的地形已经很难看清，十三一声呼哨，那只大鹰又盘旋过来，稳稳飞在距他一丈远的地方，十三和阿十便在这只大鹰的带领下，攀爬而下。

沈夺与十三先下去，阿十背着飞锋紧跟在后面，这样一来，飞锋便看不到沈夺，他心中焦急，想道，他误会我对他虚情假意，才如此震怒，偏偏又不让我解释，是以为我会花言巧语骗



他吗？又想到，我虽然欣赏佩服他，终不能与他一路，早晚有反目的一天，如今因这样的误会，我和他便这样的愤怒难过，将来真正做了仇敌，只怕更是情义两难全。

他这样一想，情绪起伏，背后风门到心俞一线的经脉又突突跳起来，玄蜂的内力奔突不止，竟似要突破禁锢，再次冲窜出来。

飞锋心中一惊，连忙敛气凝神，将那股真气收归在两个穴位之间，再不敢去想沈夺，但是真气的奔突虽止，剧痛却开始蔓延，飞锋纵然咬牙忍耐，在这冰天雪地之中，仍是出了一身冷汗。

四人从峭壁上下来，仍是大鹰领路，十三和阿十紧跟其后，一路纵高跃低，又过了两炷香的时间，才来到一处山洞。

那大鹰停落在山洞口处一块避风的大石后面，它小幅度扑棱着双翅，抖落羽毛上的水珠冰粒。

十三却不停步，负着沈夺走在前面，阿十随后跟上。山洞中十分昏暗，且隐隐有一股血腥之气，四人走了良久，飞锋只觉得血腥之气越来越浓，光线却慢慢亮起来，很快阿十跟着十三转过一个大弯，又穿过一道窄缝，眼前便豁然开朗，是一处方圆一里的平谷。

这平谷之中也霏雪纷飞，但因为地气颇暖，冰粒便稀疏多了，飞锋一眼便看到谷中靠着山壁的地方，开辟了三丈见方的一个小池塘，塘中赤红黏稠，竟似满是鲜血，山洞中所闻到的血腥之气，显然便是来自此处。

他只顾着看那血池，忽然又听到野兽的低声咆哮，才发现血池边上立着两根石柱，石柱上用黑沉沉的锁链拴着看管血池的两只野兽，竟是两只体形庞大的黑熊，它们的眼中闪着寒光，对着不速之客露出獠牙，喉咙中发出威胁的低吼。

十三走在前面，对着两只黑熊低叱一声，黑熊竟立刻安静下来，十分驯顺地趴伏在地面上，犹如两只听话的猎狗。

十三和阿十脚下不停，一直走到平谷另一侧的几间石屋前，才将沈夺和飞锋放下。

沈夺似是心情极差，仍是不看飞锋，对十三道：“去看阿九。”

十三应了声是，举步便向一间石屋走去，阿十随后跟上。飞锋只好也跟在他们后面进了屋子。

屋中生着炉子，十分温暖，阿九之前被阿十送到此处，此时躺在一张木床上，双目紧闭。

十三放低声音，道：“主人，九哥外伤虽重，但是已经抹了十哥的药，暂时没什么大碍。”

沈夺点了点头，站在床边低头看着阿九，沉默不语。十三见他许久未动，迟疑着问道：“主人，属下这就将九哥唤醒？”

沈夺才回过神来的似的，看了十三一眼，道：“让他休息吧。”然后他向飞锋的方向看了一眼，道：“去看看他。”

十三应了，便向飞锋走过来。

飞锋在屋外时，只觉得冰寒刺骨，外界的冷意和体内阴寒的真气互为呼应，真气不断冲窜，令他全身疼痛。不料此时进到温暖的屋中，体内的真气反而更加难以压制，便如发了狂一般在他风门到心俞一线冲撞不休，飞锋几乎抗不住这痛意，只得靠在门边的墙上，咬牙忍耐。

十三走过来，看到他脸色苍白，额发都被冷汗沾湿，就先是一惊。伸手在他手腕上略略一搭，神色便更加严肃，紧盯着飞锋，皱眉问道：“你怎么将别人的内力用出来的？”

飞锋之前虽然被沈夺点了穴道，但沈夺内力未能全复，指力不足，此时飞锋身上麻木之感已经渐渐消退，慢慢道：“当时情况紧急，阿十他借内力给我，我运力引弓，哪里知道……便激起了玄蜂的内力……”

他在屋中时间一久，炉火的温暖便更多地烤到他身上，后背两个穴位之间痛得简直像是筋脉爆裂，说出这番话来已是勉强，十三却又不断追问，问得十分仔细，连他当时的姿势都要问个清楚。飞锋无奈只得忍着剧痛勉力张口，一一回答了他的问题。

到最后飞锋的声音都微微颤抖了，十三才停止了提问，站在原地皱眉看着他。

沈夺问道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声音中略带着些不耐之意。

十三回身行礼，道：“主人，这人饮下主人鲜血，又经九哥炮制，体质极寒，玄蜂的真气只怕也有些来路不正，所以才被这人体质诱出。”

飞锋听他指摘玄蜂，虽然全身剧痛，心中仍大大摇头，想道，你们魔教中人，多的是年纪轻轻便功力深厚的，显然都用的是邪门的法子，哪个真气来路正了？

沈夺看了飞锋一眼，道：“那这些内力，现在归他所有了？”

十三摇摇头道：“他全神贯注聚敛体内力气，才激起玄蜂真气，但这真气本不是他的，强行动用，损伤极大，便是不然先生曾提过的‘借尸还魂’之症。”

沈夺微微皱眉，道：“继续说。”

十三恭敬道：“这真气已被激起，便无法恢复平静。现在虽然被锁在两个最难突破的穴位之间，但冲破禁锢是迟早的事。到时真气便会反噬，将这人的经脉一一震断。”

他言语平稳，不带情绪，却在飞锋心中激起惊涛骇浪。体内的真气似乎也能听懂这番话似的，在他穴位之间疾速窜动。飞锋在剧痛之中听到沈夺的声音，其语速很快地问道：“他会怎样？”

十三想了一下，道：“若主人想要留他，属下可以尽力尝试，保他不死，但他从此便要经脉俱废，终生伤痛不止，变成一个废人。”

飞锋听他一番话说来，越来越心凉，在这炉火熊熊的屋内，手足竟都冰冷无比。

沈夺皱着眉头，沉吟片刻，问道：“便没有别的办法了？”

十三回道：“解铃还须系铃人，玄蜂若是活着，自然便能解这人的‘借尸还魂’之祸。”

这话说出来，飞锋不由得一阵苦笑。玄蜂数日前便和孰湖一番恶斗，受了重伤，又被沈夺困在高崖之上，现在只怕已经变作一具不招虫蚁的尸体了。

他心中震惊过后，竟忽然又变为平静，心中一块大石竟然放下，他靠在身后墙上，注目去看沈夺，温声道：“魔头，我快要死了，别生我的气了吧。”

他以前骂沈夺是“魔头”，如今这样说来，还带着一些亲近的调侃之意，沈夺抿紧了嘴唇，凤眸瞪视过来，双瞳在炉火映照下熠熠闪光，犹如两颗黑色的宝石。他便这样怒视了飞锋片刻，咬牙切齿道：“能活着，死什么？”

飞锋看着他，努力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玄蜂已死，这‘借尸还魂’之祸自然解不了；我倒是不怕筋脉俱废，但是变作废人，又算什么活着？”

他说了这几句话，便没有力气再说下去，沈夺怒气仍然不消，咬着牙不说话。十三和阿十谁也不敢吱声，屋中竟是一片寂静，只听到炉中轻微的“噼啪”声。

飞锋在这寂静之中，心想，可惜师父还未救出，我不能见他老人家一面，实在不孝；沈夺又已入歧途，我终不能令其回头。唉，自己实在是没本事。这样一想，他面上平静之中，又露出些愧悔之色。

沈夺紧紧看着他的神情，双目中的盛怒之色渐渐褪去，又变作毫无表情。

十三躬身回话，看不到沈夺的表情，一旁的阿十却看得清清楚楚，“扑通”一声便跪在他面前，焦急道：“主人。”十三看阿十动作，也紧跟着跪在地上。

沈夺脚步停住，沉声道：“说。”

阿十道：“主人……”却不知仍是说话不利，还是不知如何表达，竟说不下去。

十三察言观色，马上道：“主人妄动真气，此时再不安顿气海，闭关练功，只怕于恢复神功有碍。”说罢他顿了顿，又道：“现在坤部已到，外面危机四伏，主人神功未复之前，自当韬光养晦……何况……前日十一用血鹰传书，说要带秦霜河的手下过来，算算这一两日就到。”

飞锋知道水卫对沈夺十分敬畏，言听计从，俯首帖耳，现在十三竟然出言建议，指点上峰，简直算得上胆大包天的僭越了。心中想道，听他说话，难道竟是担心沈夺去寻玄蜂，这才想尽借口，要将他留住吗？

沈夺闻言，果然冷冷看了十三一眼，这一眼便让阿十立刻瑟缩一下，马上趴伏在地，十三的脸色也有些发白，他犹豫了一下，从怀中掏出一个布卷，双手高举，呈在沈夺面前，道：“这是十一的传书，请主人过目。”

他之前提到此信之时并不拿出，待到沈夺不悦，才将它呈上，显然颇有顾忌，飞锋看得清楚，想得明白，他知道此信中必然有与自己相关的内容，而自己也正是他顾忌的对象。

沈夺取过布卷，将它展开，布卷甚细，展开却有两尺长，可见极薄，但从飞锋的角度，却并未看到布料之上有墨迹透出。

沈夺的眼神微移去看那封信，眸色并未变化，唇角却微微一翘，正是一个不屑的冷笑。

他很快看完那信，轻轻一挥手，便将那布卷扔到炉火之上。沈夺这一举动并不避飞锋，布卷在炉火之上，并不立刻烧尽，飞锋看去，便见那上面墨字纵横，笔画弯曲，蚯蚓蛇行，却不是汉字。

他看了一眼，心中想道，这封信便是大大方方给我看，难道我就能分辨出意思来吗？这水卫十三不是太过谨慎，就是对我防备太重，但他又没见过我，为何对我敌意如此之深？

这样想着，他不由就看了十三一眼，又去看沈夺。

沈夺也正看着他，不知沉思着什么，见他看过来，才回过神来，转开眼去看十三，冷淡道：“阿十送他去西边的屋子。你留下。”

十三和阿十都应了声“是”，十三跪在地上没动，阿十已经起身，走到飞锋面前，便要将他

扶住，走出石屋。

飞锋看了沈夺一眼，还想和他说话，终是敌不过真气暴冲的剧痛，无法出言，只得保持沉默，在阿十的搀扶下走出了石屋。

出了石屋，阿十又扶着他来到最西边的一间屋中，坐在屋中的木床上，自己则直直地站在门口。

这里并没有炉火，颇为寒冷，倒令飞锋身上的剧痛减轻不少。

这股真气令他十分心烦，便闭上眼睛凝神又想去控制，但真气虽然稍微平静了一些，却仍是不服管束，飞锋试了两次，只得放弃。

他睁开双眼，便看到阿十面无表情，侧身站在门口，垂在身侧的左手包着白色的布条，布条之上已经隐隐透出了红色。

飞锋想了想，忍痛开口问道：“你手伤了，以后还能射箭吗？”

阿十没想到他竟和自己搭话，愣了一愣，并不看他，更不回答。

飞锋想起阿四和阿九看管照顾自己之时，并未像他这样缄口不语，显然沈夺并未加以限制，阿十不肯回答他的问题，应该是对他多有戒备。

飞锋看他一眼，不再问他问题，而是慢慢说道：“我曾在江西一座山上见到过一种红色的石头，当地人叫它妖石，与精铁一起炼化之后，无坚不摧。”

阿十终于扭头看他一眼，沉默了半晌，飞锋以为他不会开口了，刚要闭目养神，就听阿十沉声道：“妖石怕热。”

飞锋点点头，他说话仍有些吃力，便又放慢些速度道：“是了，你那大弓很有力，妖石制箭，在空中速度过快，只怕就会发热变形，射不准了。”

说完他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那玄金箭倒不错，不过玄金难得，射出的箭你就白白丢弃了？”

阿十摇摇头，道：“十三养了几只小鹰，最喜玄金的味道，等雪停了，他将鹰放出去，便会将我的玄金箭一一衔来。”

飞锋有些可惜地说道：“那些射入石中或者被石块埋起来的，看来就没办法了。”

阿十见他惋惜之态，脸上的表情就松动了一些，飞锋一直看着他的表情，此时问道：“江梧州手下‘獬豸’冒充沈夺，将神弓杨氏灭门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”

阿十的表情十分淡漠，似是并不关心杨氏一门的死活，仅道了一声：“知道。”

飞锋慢慢道：“当时我便有些奇怪。若说江梧州捉我师父，是为了他的机关绝学；灭断剑山庄，是为了左千机的《奇星谱》；劫持唐郅，是要用他的毒药，可是他大费周折灭神弓杨氏，还牵连到了杨氏的故旧兴远镖局，又是为了什么，我却怎么也想不通。你能指点我吗？”

阿十紧抿了嘴唇，摇了摇头。

飞锋也不灰心，又道：“你难道不奇怪，我怎么知道你是杨家的人？”

阿十看他一眼，回答道：“我不是杨家的人，我是阿十。”他语音低沉，说到“杨家”二字时，隐隐带着仇恨之意。

飞锋听得分明，便自问自答道：“因为我认出了你的弓。”

那张大弓在他坠崖之时被丢在悬崖之上，后来他登上崖顶之后却并未看到，显然已被阿十拿走收起，此时阿十身上并未背着弓箭，听到他说这句话，仍是不由自主做了一个伸手去握弓弦的动作。他听到杨家被灭门并无什么特殊的反应，听到飞锋说起这张弓，表情却略略有些紧张，显然在他心中，这张弓比杨家众人要重要得多了。

他做了这个动作，才道：“杨家并不把这张弓轻易拿给人看，你……怎会认得？”

飞锋道：“我还知道你小时候，就是被这张弓射出的箭穿透了左边肩膀，现在那里有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。”

阿十伸手便去捂住自己的左肩，他年幼之时受了箭伤，许多人都知道，但能知道伤他的箭出自杨家神弓的，世上却没有几个。

阿十的脸色都有些改变，他看着飞锋，慢慢道：“你是怎样知道的？”

飞锋引他说话，等的就是这句。此时见他发问，心中松了一口气，他精神刚一放松，就觉得玄蜂的真气得了机会，又开始左冲右突，令他难受至极。

他忍着不适，对阿十勉力一笑，道：“你指点我，我就告诉你。”

阿十瞪着他，面上神色十分动摇。飞锋见状，知道就算他现在忍了不说，自己迟早也还有机会，于是也不去追问，闭上眼睛，竭尽全力去压制那股真气。

许久不见阿十来问，却听到门外脚步声，他抬眼去看，门开处，是十三走了进来，却并不见沈夺的身影。

十三面带冷凝之色，也不说话，几步就走到床边，伸出一只手抵在飞锋肩背上，另一只手将一粒药丸塞到他口中。

飞锋便觉口中一股清幽的香气，又被十三伸手在喉咙上一拂，药丸便咽了下去，香气化作热气，从他口中一线向下，一直暖到五脏六腑；与此同时，肩背处到处游走的真气也似乎被十三的手吸粘了一般，老实地安静下来，全身的疼痛也慢慢消失。

十三收回手，道：“这药丸只能暂时压制真气，过不了几个时辰便失效了，药丸不多，要省着用。”顿了顿，他才道：“主人让你趁着现在好好休息。”

飞锋点点头，问道：“沈夺去闭关了？”

十三并不回答这个问题，继续道：“这股真气十分阴寒，一热就要失控，这间屋子不能生炉火，你忍一忍吧。”他皱了皱眉头，脸色不善道：“不要到处乱走，外面有熊。”

说罢他也不等飞锋答应，转过身便和阿十一起出去了。

屋中只剩下飞锋一人，他见阿十离开，自己没法再打听消息，便只好平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去推测江梧州的打算，思来想去，竟慢慢进入梦乡。

这次醒来，竟看到阿九坐在自己床前的一张躺椅上。他的脸色是伤重后的苍白，身上裹着厚厚的毛皮袍子，看到飞锋醒来也不说话。

飞锋知道他外伤颇重，虽然用了药物，要能自如走动怎么也得经过两三个月的精心调养，因此很是惊讶地看了他两眼，便从床上坐起来，一边整理自己的衣物一边想道，沈夺必然是闭

关练功去了，却不知十三和阿十有什么重要事体要忙，竟让一个伤重之人到这间寒冷无比的屋中来监看自己。

想到这里，他不由又是好气又是好笑，看着阿九，问道：“我若要走，你要怎样拦住我？”

阿九愣了一下，慢慢道：“我不是来看管你的。”想了想，他又慢条斯理说道：“看管你，十三的熊就足够了。”

他受伤严重，声音中气不足，十分虚弱。飞锋有心问他问题，又有些不忍，哑然片刻，才道：“难道是玄蜂的真气太过邪门，十三对付不了，才让你来照顾我？”见阿九要张口回答，飞锋忙道：“若我说得对，便点点头。”

阿九奇怪地看他一眼，摇了摇头。

飞锋更加疑惑，就见阿九抬眼看他，开口道：“我这样子，你还想让我照顾你吗？”顿了顿，慢悠悠地说：“主人吩咐，让你照顾我。”

飞锋听他说完这句话，竟然愣在当场。玄蜂真气被十三的药物锁住，他现在行走动作一如常人，而阿九身受重伤，若要照顾，确实应该是他照顾阿九。但他与沈夺虽然暂时合作，且彼此之间感情微妙，而沈夺顾忌他身份，对他颇多隐晦避忌，连金蜂酿的用途都要瞒他，显然对他不信任之极，此时怎么竟肯将心腹水卫的安危交付到他手上？

他看着阿九不说话，阿九也注目看着他，片刻才慢慢道：“玄金箭伤，一个时辰就要换一次药。十三要回昨日我们与对手打斗的地方，查探异兽和坤部部众尸体的数量和身份，阿十……有别的事情要做，便只有让你来帮我换药了。”

飞锋仍然有些怔忡，下意识地点头，半晌才回过神来，问道：“你之前对我十分照顾，现在只是帮你换药，我当然义不容辞。但这间屋中没有炉火，恐怕对你养伤有碍，不如我带你去原来的屋中？”

阿九摇头道：“那间石屋是一处大型机关的机簧所在……江梧州手下精锐只怕已经尽数赶来，为防万一，昨夜我们已经将那间屋中的机关开启，现在不能随便靠近。”又慢吞吞道：

“我身上这件皮衣，是用碧眼银狐的皮制成，十分温暖。碧眼银狐生性狡诈，十三在这里待了许久，才捉了五六只，剥下皮来总共只做了两件……”

他声音虚弱，但是语调倒是平稳，并未显出疲乏之态，飞锋哪里听得进去，他神思不属地坐了一会儿，才打断他道：“沈夺说的，让我照顾你？”

阿九住了口，沉默片刻，才开口道：“昨夜主人做安排，要将十三和阿十都派遣出去，十三便请示主人，说我需要有人照料。主人只是一笑，说……”他看了飞锋一眼，道：“他说，自有飞锋在，你们不用担心。”

飞锋看着阿九，半晌才道：“你这次又是骗我吗？”

阿九脸上奇怪之色更浓，看着飞锋，道：“上次你发火，主人便命我不许再对你说谎。”愣了愣，又道：“你不是不想做主人的水卫吗？怎么主人命你照顾我，你倒像是很高兴，还怕我骗你？难道……你心中其实是愿意的？”

飞锋知道跟这人无法说理，摇头一笑，道：“我说了你也不懂。你既然受了伤，便不要这样



多话，赶快休息才是。”顿了顿，飞锋仿佛觉得将要说的话十分重要似的，又仿佛根本不是在跟阿九说话，语气低沉下去，慢慢道：“自有我在，你不用担心。”

玄金箭的伤药是黑色的粉末，用一个铁制的瓶子装着，阿九将它交给飞锋，交代了用法，又指点食物和水的所在，便显得有些没精神，躺在椅子上慢慢睡过去。

飞锋将他轻轻抱到床上，才走出屋门，去看这平谷之中的情况。

谷中阳光正好，看影子应该是快到午时，因并无他人的缘故，十分寂静。

飞锋这间石屋在最西侧，东边另有三间石屋，皆是坐北朝南而建。他生怕触动阿九所说的机关，不敢轻易向东靠近；想往南走，刚迈出几步，血池边上趴伏的两只黑熊就已站起，警惕地盯着他的方向，威胁般地呲着獠牙。

飞锋不敢再动，只好在原地，一边晒太阳，一边抬眼向四周望去，谁知这一望便是大吃一惊。只见环着这片谷底的四面山壁之上，静静停着数十只半人高的大鸟，这些大鸟形如鹰隼，脖子却要长一些。身体呈苍灰色，与山石的颜色十分接近，利爪紧紧抓着身下的岩石，数量虽多，竟是一声不出，是以飞锋一开始根本没有发现。

他看了那些大鸟片刻，大鸟似乎也在观察他，弯钩般的鸟喙上，一双双凶狠的黑色眼睛看过来，竟让飞锋觉出些挑衅之意。

他不愿再在这些古怪的猛兽野兽之中站立，很快便回到石屋中，在窗边一张石桌上找到了阿九提到的食物，却是一些肉干，他随便吃了些，便坐在桌旁椅上，等时间到了便去给他上药。

这黑色药物实在是有些邪门，每次飞锋为阿九抹上药粉，他便会清醒过来，不但看上去气色不错，还停不住似的总要与飞锋喋喋不休，讲一些无关大体的事情，但过不了多久，神气便渐渐萎靡，脸色也差起来，很快便会陷入睡眠之中。

飞锋这样给他上了几次药，直到外面天色渐渐暗下去，石屋中慢慢有些凉意，谷地之中也不见有人来。

飞锋看看时间又到，便寻了一盏油灯点了，来到阿九床上给他换药。这次他实在忍不住，在阿九又要唠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时，打断他问道：“这是什么药？”

阿九回答：“这是专治玄金箭伤的药，用紫姜母和孔雀胆磨碎，放入白头草汁中……”

飞锋哪里听得懂他讲的制药过程，即使是他所说的药材也只听过一部分，但就是这一部分，也样样都是剧毒之物，不由瞪着阿九，问道：“这是毒药吗？”

阿九摇了摇头，道：“玄金箭射速极快，震动我内腑，其伤之重，寻常药物已经无法救治。而这伤药却能使我很快好转，虽然有些许毒性，也只好受着了。”

飞锋虽然不懂医理，却也知道事情绝对没有阿九说得这样简单，单紫姜母就已是见血封喉的剧毒，加上其他的毒物，又岂止是有“些许”毒性？只怕这药虽能令阿九伤口好转，长远看来，却对他的寿命大大有损。

他想到这里，便问道：“你不是医术高明？难道没有别的法子，非要这样饮鸩止渴？”

阿九似是觉得他的问题十分无聊，不以为意一笑，并不答话。飞锋皱着眉头，又问：“那你便是能寻到解毒的法子，将这伤药的毒性去掉吗？”

阿九脸上又露出奇怪之色，看他一眼，慢慢问道：“我为什么要这样讲究？”看了看飞锋不明所以的样子，他又不慌不忙地继续问道：“你见过四五十岁的杀手吗？你听过燕子楼的飞卫水卫，有哪个活得过三十岁？”

飞锋心中大震，看着阿九说不出话来，心中想道，是了，魔教中的杀手刀来剑往，每日都凶险万分，性命本就难保；更何况这些人哪里肯像正道中人一样慢慢修习内功，他们所用的邪门法子虽然速成，却对身体伤害极大，就算在打打杀杀之中存活下来，过不几年也会精神耗尽，油尽灯枯。

他心中纷乱一片，一忽想道，难怪围攻血衣派时，葬堂各部部众和燕子楼的杀手都对自己的生命毫不珍惜；一忽又想，江梧州残人肢体，惑人心智，丝毫不在意手下人性命，可他自己活得倒久；很快便想到沈夺，心中悚然一惊，注目看着阿九，哑声道：“修习蚀魂大法，于身体有害吗？”

阿九愣了一下，半晌才道：“《蚀魂大法》乃是极为难得的上乘秘籍，我并未见过，并不知端详。”想了想，他又正色道：“主人乃天命所归，便是有害，自能逢凶化吉。”

飞锋一时无语，便岔开话题，询问阿九是否饥饿。又按他的指点，喂他吃了一点肉干，喝了几口水。阿九渐渐精神不佳，合上眼睛睡了。

飞锋要照顾阿九，自然不能深睡，更何况心中波澜起伏，也确实无法入眠。

他在屋中踱了几步，来到窗边，向外看去。此时月上中天，谷中一片清辉，黑熊在石柱旁趴伏，看上去犹如两块巨大的岩石；山上栖鹑，也躲藏在山壁褶曲的阴影处，一声不闻。

飞锋沉默地看了许久，想到沈夺不知在哪里闭关，心中就不得安静。

这一个晚上，除了给阿九换了几次药，他几乎都是魂不守舍站在窗边，想着沈夺。

这样一直到第二天早上，他给阿九换了药，要将换下来的那些布条都拿到屋外时，才听到谷地中传来十三的声音。

他推开门看时，只见十三肩上停着一只小鹰，身后飞绕着另外五六只小鹰，正绕过血池走过来。

这几只鹰体型不大，长相倒有些雕的样子，棕身白尾，颈上还有一圈白羽，十分漂亮，在十三身边上下悬飞，十三却连看都不看一眼。

他背着阿十的一个箭筒，箭筒中满满是他寻回的玄金箭，左手中还拿着一把箭，右手却牵着一根锁链，链子那头的金属圈竟是套在一个人的脖子上！

飞锋一惊，定睛看去，见那人身材矮小，看身形竟是之前躲在长臂异兽身后那个瘦小的异兽。此时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异兽的狠戾，浑身是伤地被十三拖在身后，虽然他不断挣扎，毕竟虚弱，徒然被地面上的石块划伤。

飞锋微微吃惊，“咦”了一声，便听身后阿九问道：“十三怎样了？”

飞锋道：“他没事，不过他找到一个活口。之前那个躲躲藏藏、被我射中心口的异兽，竟然还活着。”



阿九“啊了”一声，慢慢道：“那应该便是‘混沌’。”

飞锋倒是知道上古的异兽混沌是没有五脏六腑的动物，但人长得再奇怪，怎么可能没有五脏？想来这人应该是五脏的位置与他人不同，才有“混沌”之名。

想到这里，他便回头问阿九道：“十三锁住混沌，将他一路拖来，混沌就算没死，也快被他弄死了，就算得了活口，又怎样问话？”

阿九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江梧州的异兽全是听命而动的牲畜，哪里知道什么重要消息，十三不会费事去盘问的。”

飞锋奇怪地皱眉道：“那他……”

阿九看了看窗口方向，又道：“十三最喜欢驯服猛兽猛禽，看到什么奇怪的动物就想收服。我记得有一次，他捉到一只极骄傲的大鹰，将它的爪子捆在木棍上倒吊着，整整五天五夜没有让它进食和入眠，这只大鹰野性消磨，从此对十三驯顺无比。”

飞锋听得心头悚然，心想，这样驯兽的法子我倒是听说过，可是异兽名为兽，实为人，难道十三竟要用这种方法去驯人？

刚想到这里，便听到窗外的呼喝之声，抬眼一看，竟是那混沌困兽犹斗，倏然暴起，十指成爪扑向十三。

飞锋连忙推门走出，只是他从窗边走到门旁，推门而出的工夫，十三已经飘然一退，一脚飞踢，正踹到混沌咽喉处。

混沌被他踹得倒飞出去，但是颈间锁链还抓在十三手中，倒飞出去没多远，便被锁链狠狠拉住，发出一声惨呼，重重摔在地上。

十三几步上前，抬脚就去踩这异兽的后背。

电光石火之间，混沌猛然翻身而起，双手姿势犹如利爪，狠狠抓向十三小腿。

此地寒冷，十三腿上穿着熟皮的靴子，被混沌一抓之下，竟然力穿靴筒，将十三抓伤！

十三这下恼火非常，手中锁链一拽一抡，竟将混沌从地上拉起，在空中抡了一个大大的弧度，重重掷在地上。

混沌这下受了重创，趴在地上喘息不止，奄奄一息。

十三怒火未平，几步走过去，伸手拎住混沌的衣领，冷冷骂道：“不识抬举，拿你喂熊！”说罢将混沌从地上提起，手臂一挥，就将他向着血池边扔了出去。

那两只黑熊一直虎视眈眈盯着十三与混沌打斗，此时见果然有食物飞来，便蠢蠢欲动，其中一只已经人立而起，张开血盆大口，就要去接住飞来的混沌。

眼看混沌就要被黑熊叼住，忽听空中传来轻微风声，便见黑光一闪，便如一条黑色飞蛇从半空飞来，一道鞭影倏然而至，灵巧地将混沌拦腰卷住，从熊口处拖了开去。

黑熊发出失望的低吼，怒视着抢走他食物的人。十三和飞锋也都向同样的方向看去。

只见进来的洞口处，十一正领着一个年轻人向他们走来，那年轻人相貌并不出众，但是气质雍容，温文尔雅，手中一条墨色长鞭正好将混沌卷得不能动弹，他手腕轻轻一动，便将他拉扯到自己脚下。

这年轻人看着十三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少侠既已占尽上风，又何必将他扔到熊口，令他不得好死？”

他既然跟着十一来，显然便是霜河君的手下了，明知十三是沈夺水卫，却仍以“少侠”呼之。这话若是从别人口中说出，便无异于讽刺挖苦，但这人笑容和煦，语音真诚，又一派斯文之相，“少侠”二字从他口中说出，俨然是一番恭维之意。

十三和十一交换了一下眼神，看着这人冷冷道：“多承抬举，我可不是什么少侠，是主人的水卫十三。你又是谁？”

这人是十一带来，按说便该十一来做一番介绍，但十一放任十三对他出言不逊，并不替他解围。

这年轻人不以为忤，仍是彬彬有礼地对十三一拱手，道：“久仰久仰。在下燕山萧绛，奉霜河君之命，特来拜会燕子楼楼主沈夺。”

飞锋听他报上名号，不由多看了他一眼。要知中原武林除了少林武当这样德隆望尊、源远流长的门派之外，便是萧、田、李、秦四大世家最受众人爱戴。田氏一门虽然出了位武林盟主田白鹤，但行事低调，门中子侄鲜少参与江湖中事；秦氏一门多年前被魔教血洗，仅剩下一位霜河君在世；李氏萧氏却是人丁众多，子弟满天下，在武林中声名日隆，可谓是双峰并峙的名门。而这位萧绛，不但是萧氏家主的次子，还是盟主最为倚重的霜河君的知交好友。

这名头虽然响亮，十三却不为所动，仍是冷冷地看着萧绛，道：“主人现在不在，还请萧公子在此等候。”

说罢侧身伸手，将紧挨着飞锋的那间石屋指给他。

萧绛又十分多礼地拱手谢过，却并不向那屋中举步，微笑的眼睛在飞锋身上一转，又去问十三道：“萧绛到此，除了拜会令主人之外，还奉命见见这位兄弟。不知水卫少侠能否略加通融，先让我们稍叙相逢之喜？”

十三道：“你那霜河君将他送来为质，便得听我家主人安排。你问我做什么？”

萧绛被他这样排揎，也不气恼，笑微微地还要说话，一旁十一客客气气开口道：“萧公子，我们只是主人的水卫，还请公子体谅。”

萧绛微笑不改，道：“既如此，便请十一姑娘带路吧。”

十一还未说话，十三已经拦在他去石屋的路上，指着地上的混沌道：“他怎么办？”

萧绛道：“这人是江梧州的手下，自然死有余辜。但他既然做人手下，并非主犯，便让他死个痛快吧。”

他言语文文，说到“死个痛快”的时候，手腕一扯，长鞭收紧，便听被卷住的混沌全身骨节“咔咔”作声，竟毫无还手之机，被他一下勒死在当场。

萧绛手腕轻动，长鞭倏然收回袖中，脸上微笑依旧。

飞锋见他杀人之时犹带笑容，便不由自主皱了一下眉头。但这人将混沌利落地杀死，使这异兽免于被虐杀，确实是正道侠士的行事作风；更何况他出身显贵，却肯孤身犯险，到这荒山野岭与敌人周旋，更是正道风范。于是飞锋注目去看时，目光中便带上研判之意。



萧绛正好也向他看过来，脸上微光加深，对他便走一拱手。飞锋便也拱手还礼。

十三看着混沌的尸体，额角青筋乱跳，猛一挥手，围绕着他飞旋的几只小鹰得了命令，扑啦啦拍着翅膀飞开，却不飞远，尽皆停在石屋之上。

十三冷冷道：“十一有别的事，我来给你带路。”

说罢他取下背上箭筒，和自己手中那一把箭一齐扔给十一，转过身就向一间石屋走去。

萧绛竟还转身向十一行礼作别，才举步跟在十三身后。行至飞锋身边时，又对他颌首一笑。

飞锋也微微颌首，目送他跟着十三进了旁边的石屋，再回头时，十一已经来到他面前，问道：“主人既然闭关，他们呢？”

飞锋这才想到，十一能带霜河君的朋友过来，显然是之前被派遣到外面行事，虽然可以传书来往，但对这里发生的事情不可能全都了解。

他站了一站，才道：“阿九受了伤，在屋中，阿十被派出去有事。”

十一还站在原处等着他往下说，不料飞锋就此住嘴，她脸色顿时一变，疾步便向石屋中走去。

飞锋跟在她身后进了屋中，此时阿九身上的药性已过，脸色疲惫，精神不济，但居然强撑着坐起，看着门口。

十一走了过去，站在床边，盯着阿九。两人对视片刻，阿九垂下头去，低声道：“四哥，四哥他……”

十一没有说话，半晌才道：“其他三个……”

阿九摇了摇头，十一“啊”了一声，也沉默了，开始她还直直地站着，慢慢地也垂下头去。

飞锋本来站在门边，此时不忍再看，转身便走了出去。

他走到院中，便听见身后屋中传来阿九和十一低声交谈的声音，接着便是隔壁石屋门响，十三走了出来。飞锋转身看去，见他面无表情站在门口，向着天空呼哨一声，便又听扑啦啦翅膀扇动的声音，屋顶上的几只小鹰全都飞到萧绛所待的石屋之上，形成监视之势。

十三看小鹰停妥，才回过头来，见飞锋在看他，面色就变得非常不善。

飞锋没有理会他的脸色，此时此刻，他身前是居心不明的水卫，身后是正道同仁杀死的异兽尸体，在这山谷之中，阳光之下，他却仿佛看到自己正站在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，自由不得。

想是因为阿九身体虚弱，十一与他并未交谈太久，就走出门来对飞锋道：“还请你进去照顾他吧。”

飞锋知道她有话要与十三说，自己在旁不便，只好点了点头，走进屋中，果然看到阿九已经沉沉睡去。他便站在窗前，沉默地向外看去。

他见十一和十三在谷中交谈了不短的时间后，十一点了点头，转身举步，竟然从这谷地之中出去了，便知她极有可能是去照顾沈夺。

十三留在谷中，便开始收拾混沌的尸体，那两只黑熊似是不肯吃死物的，十三便直接将混沌的尸身拖到山壁旁，一壁的大型怪鸟都从阴影中探出身体，饥饿的眼睛死死盯着他手中的死尸，但十三不发号令，它们竟谁也没有先动。

飞锋知道他这是要把异兽的尸体喂给这些猛兽，不愿再看，便从窗口收回了目光。接着便